

責任編輯：張旭健

翠袖乾坤 查小欣

霍啟剛郭晶晶宣佈今年結婚，熊黛林承認郭城送三卡鑽石戒指。兩段像霧又像花的戀情終於得到當事人公開，外界理應替他們高興，實際情況並不如是，這與他們的身份和公開方法有關。

郭晶晶與熊黛林

霍啟剛郭晶晶採取間接但高調的方式來宣佈婚訊，代價是準婆婆、最美麗的香港小姐朱玲玲一個慈善晚會上，開心公佈喜訊。

名爸爸的煩惱

我真的很慶幸兒子們不在香港長大。別誤會，我吐出這樣的說話，絕非源於一種媚外及認為香港有什麼不好的心態，平心而論，我絕對認為香港是一片自由安定又接近無災無難的人間福地。

琴台聚 彥火

陳之藩先生逝世後，一直在找他的夫人董元方為我寫的雜誌寫稿，卻音訊杳然。打電話沒人接，發郵件不回答，後來乾脆給她寄了一封信，信也不覆，只好乾著急。

陳之藩的點滴

陳之藩先生是《明報月刊》的作者，晚年很多文章，特別他寫的愛因斯坦文章，都是在這裏發表。況且他的《旅美小簡》一直是負笈美國的青年，他親自簽名惠贈的「近著《時空之海》」，一直放在我的案頭。這本書有一段話，是我百讀不厭，每讀一遍便有所獲的：

之藩先生的文章很美，短小，含義深。我敢說，就算當前的散文大家，也望塵莫及！且說，我在四打聽董元方的消息時，甫接她的一張致意卡，她寫道：

他的朋友告訴他：「瑞士環湖皆山，進口都是險要。山裡埋有多少地雷，地裡埋有多少炸藥，而瑞士舉國，人人皆兵。是希特勒大行一下，征服這個中立國，並非易事，因為所付的代價太大，所以瑞士的國策，婦孺皆知：中立要有中立的本錢，中立必須有武備作後盾。好幾次大戰之後，美國最先解除的是自己的武裝，因此和平固然不可得；而同時呢，瑞士卻加軍備，增國防，中立卻可以鞏固起來。」

去年仲夏，我與一位友人特地去看望他。陳之藩的家坐落在火炭一個幽靜山腰的小路：在綠蔭的掩映下，屋前有一地磚隙閃爍的陽光，有點似置身在域外的況味。



老人跌倒，路人不敢援手。 網上圖片

良知之殤

這幾年，盛世頌歌時常響起不絕於耳，歌中唱到：房子大了，電話小了，道路寬了，掙錢多了，城市越來越美，日子越來越好。歌詞儘管直白了些，但大致唱之有據。現今一問題是，雖然有些人掙到了更多的金錢與物質，雖然有些人擁有了更高的官職、學銜和社會地位，但他們卻沒有了基本的正義感，對是非與非、善與惡、好與壞、優與劣，他們喪失了判斷能力，或者評價標準變得模糊而曖昧，他們已經能夠包容更多的虛假、腐敗及醜惡，且在需要時投身和參與其中，他們甚至不再具有起碼的社會良知。

同情，不料那人極少見地吧臉一拉說：那次職稱評定工作還是嚴謹公道的，你不要覺得受到了委屈吧。害得我朋友碰了一鼻子灰。幾天後，朋友把這事說給我聽，我雖然於心不忍，可還是對他說：你真是老夫子呀，那種人你對他也能傾訴苦衷和心曲？他是報社職稱評定委員會成員，利益、名譽和其他人是綁在一起的，觀念肯定變了，良知早已弱化了，他怎麼理解你的委屈、同情你的不幸？

言、謬論的有害，我們這個社會的紊亂、污染、腐敗，正是在這一次次大大小小的見利忘義中加劇的；正義感的稀薄、德行的淪喪、價值觀的混亂，正是在社會高層人士的一次次不良言行之中才達到了目前的水準。讓我們指出這個事實：見利忘義、欺辱弱者、為權貴集團背書、為不正當、專橫和腐敗辯解、缺失最起码的良知，就是在破壞我們的家園，就是在驅趕善良推殘人靈與人性，就是在迎合和召喚黑暗。

我有一朋友，供職在某家省級報社，愛讀書、生性羞澀、不喜與人交往，雖然人品、學識和文章在單位一流，但前年在新聞職稱評定中卻吃了大虧。職稱評定的條件中雖有對任職年限、文章獲獎和專業論文發表情況的要求，但其實最後評分的高低，全看人際關係如何，你平時和大家膩在一起，一同聊天、吃飯、唱歌、打牌，你的得分就高；你孤獨、沉靜，只知讀書撰文，你的得分就低，原本嚴肅、正常的新聞職稱評定演變成了人際關係的比拚。幾輪投票下來，我的朋友雖然在副高職稱上工作時間很長，文章多次獲獎，專業論文也有，但最後竟因得分較低被劃到了中級職稱類別中。

良知之缺失，成為中國社會近年來一道刺目的傷痕，是巍峨的大廈、輝煌的經濟成就和大量增發的鈔票都難以掩飾的醜聞，它和信仰失落、道德衰敗、信用流失一起，共同置我們於羞辱、尷尬和危機之中。

淵源深遠 阿杜 年前與資深攝影好友何江西作伴吉隆坡一週自由行程，兩日遊歷唐人埠購物街一覽「午冷亞羅」及肉骨茶和火蝦撈麵中心「午冷亞羅」。

投稿

過了兩個月，我收到報社寄來的稿費，才知道就是在大陸風天投稿文章刊出了。不過，再也買不到那天的報紙了。因此，我第一次投稿被接受的文章，就沒有報紙留下來作紀念了。

《日本進化》後記

很多謝各位友好的用心推薦，無論是重溫五四以來的發展為我定位，又或是理清自我脈絡探索內在變化，對我來說都是一種鞭策。由策略而言，如果我的日本書有甚麼變而為言，能夠宣之於口的大抵只有專業主義四字。事實上，不瞞你說，即使日本書寫在香港好像已屬較多人感興趣的注目範疇，但要在本地媒體尋找自我圓足的書寫發表空間，不啻癡人說夢。

隨想 興國

讀中學時就試過投稿，第一篇稿子被刊出那天，遇上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颶風，市面當然什麼也沒有得賣，報紙更不用說了。那時我寄讀在調景嶺，住宿在那家人，一家幾口本來每天天沒亮便走出山路到牛頭角取報紙，便取去販賣。

路地觀察 湯煥兆

有填地產商向北方，對自己國家侵略別國，人民流離海外痛恨入骨，死後也不望故鄉，和馬六甲三寶壟墳墓同向故國。馬六甲三寶壟墳墓同向故國，馬六甲三寶壟墳墓同向故國。